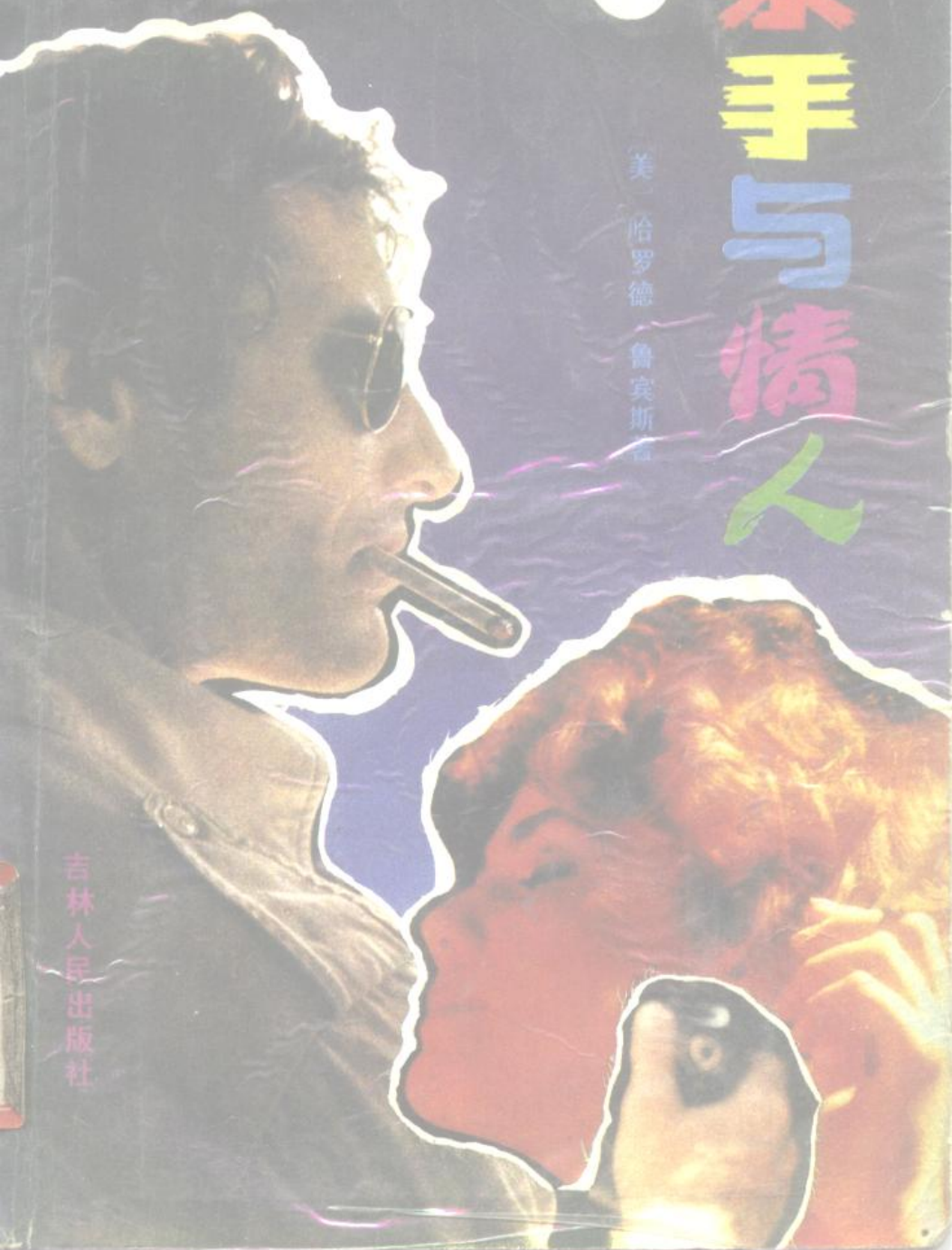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杀手与情人

美 哈罗德·鲁宾斯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I-

# 杀手与情人

[美]哈罗德·鲁宾斯著

成 馨 译

秋 石校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# STILETTO

By Harold Robbins

Published By POCKET BOOKS June, 1986

---

根据美国 POCKET BOOKS 出版公司 1986 年 6 月版译出

## 杀手与情人

[美]哈罗德·鲁宾斯 著

成馨 译 秋石 校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沈阳 7212 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5 印张 2 插页 136,500 字

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250,000 册

ISBN 7-206-00189-0 / I.42

---

定价: 1.9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誉满全球的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哈罗德·鲁宾斯的作品已被译成 20 多种文字，他的作品竭力探索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的性暴力、贩毒和黑社会的邪恶势力，以成功的内幕描写赢得了广大读者，称雄于美国文坛。《杀手与情人》是继《教父》之后，又一部深刻揭露黑手党犯罪活动的力作。

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在寻芳者上床的时刻，妓女玛丽亚守候在酒吧里，诱惑着一个血腥气十足，神色疲惫的不速之客。她的美色以往打动着每一个男人，此时却遭到了拒绝。这是一个冷血的黑手党分子，杀人狂。他暗杀了被美国纽约最高法院即将传审的 4 名黑手党谋杀、贩毒分子的证人。

黑手党组织要杀人灭口，警方要抓住杀手，前者派出了美貌女郎与杀手联系，后者收买高级妓女尾随于杀手身边……

他们展开了殊死的角逐……

## 主要人物表

西撒尔·卡地诺利——

意大利贵族，赛车手，黑手党杀手

唐·艾米里奥——

黑手党首领·西撒尔的教父

乔治·巴克——

联邦调查局特派员

史特朗——

警察总部的队长

乔治·霍曼——

黑手党头目之一，外号“大荷兰人”

艾利·法哥尔——

黑手党头目之一，外号“修理匠”

芭芭拉——

高级时装模特儿，西撒尔的情妇，后被西撒尔  
杀死

狄基·亚当斯——

黑手党成员

威尔德——

黑手党成员

沙母·凡尼可拉——

黑手党成员

艾丽娜——

西撒尔的情妇，高级妓女，后做警方暗探

露克·尼可斯——

女赛车手，后加入黑手党，西撒尔的情人

DQ16/22

---

# 1

---

晚上 10 点钟过后，当那个妖艳的女郎走进来时，只有 3 个男人坐在酒吧旁边，还有 1 个男人坐在酒吧角落的桌子边上。一阵寒冷的夜风跟着她吹了进来。

她坐上一只高凳，大衣从肩膀上滑落下来。她说：“啤酒。”

侍者沉默地倒了一杯啤酒，放在她的面前，然后收下 2 角 5 分钱。

“有生意吗？”她边问边用眼神抛向酒吧间里的男人，期望得到反应。

侍者摇摇头：“今晚没有，玛丽亚，星期天晚上，所有的寻芳客都回家上床了。”他走开，开始从酒吧柜上拿起玻璃杯擦亮，他看着她呷下了一口啤酒。玛丽亚，他把她们全都叫成玛丽亚——那些波多黎哥来的，有着发亮的黑眼睛、结实的胸部及臀部的小女人们。他正在猜着她多久前才从别人的床上爬下来。

那女郎放弃了柜台边的男人，转过身，盯上桌边的男

人。她只能看到他的背部，然而，从他衣服的款式来看，她知道他不是本地人。她疑惑的目光投向侍者。他耸下肩，于是她跨下凳子，向那张桌子走过去。

她坐到桌边时，那男人正呆望着她的威士忌酒杯。“寂寞吗？先生。”她问。

当他抬起头看着她时，她立刻明白将得到怎样的答复了。那深蓝色的眼睛，棕褐色的脸及饥饿的嘴唇，这种男人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给予，他们去攫取。

“不！谢谢你。”西撒尔礼貌地回答。

女郎僵硬地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然后走向柜台。她又跨上高凳，取出一支烟来。

侍者帮她点了火：“正如我所说的，”他微笑着低声说：“这是星期天的晚上。”

女郎深深的吸了口烟，然后缓缓地吐出来。“我知道。”她冷冷地说，脸上露出淡淡的忧愁，“但是我却必须工作。”

酒吧边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侍者急忙走过去拿起话筒，然后他走向西撒尔。“先生，您的电话。”

“谢谢。”西撒尔回答，站起来向电话亭走去。“哈罗，”他说，随手且把电话亭的门拉上。

那是个接近耳语的女人的声音，她用意大利话说：“必须在早上解决掉。”她又说：“在她出庭作证之前。”

西撒尔以同样的语言回答：“可能在别的地方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由电话筒传过来的声音很低，但却很清晰。“我们不知道他会从哪里来。我们只知道他会在 11 点钟到达法庭。”



“其他的人呢？”西撒尔问：“还在老地方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她回答：“拉斯维加斯及迈阿密，你都计划好了？”

“全部就绪。”西撒尔回答。

女人的声音又变得严厉起来。“那个人在坐到证人的椅子前必须干掉。其他的一样。”

西撒尔笑着说：“告诉唐·艾米里奥别担心，把他们都当作死人好了。”

他挂上话筒，然后走进哈林区的黑夜。他把衣领翻上来抵御寒冷的冬风，步行到两条街外的公园大道上，招了一辆兜客的计程车，坐了进去。“艾摩洛哥。”他对司机说。

他倚在座位上，点起一根烟，开始感到兴奋，这是真实的，自从战争结束以来，现在他才又重获这种真实感。他回想起他的第一次，第一个女人及第一个死亡，很奇怪的，这两件事总联系在一起。生存的感觉，总比不上当死亡在你手中挣扎时那样真实。

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是1935年，他才15岁。那天，山脚下的小西西里村正举行游行。法西斯党人经常举行游行。党领袖墨索里尼的照片及布条到处都是。他皱着眉，扭歪着脸，愤怒地握着拳头，睁大象猪一样的眼睛。

“艰难的生存”、“做个真正的意大利人”、“意大利就是力量。”

那天下午，西撒尔在归途中，抵达山脚下时，向山上望去。古堡矗立在山顶旁边的山崖上，已有600年的历史，因

为过分的修饰而显得丑陋。从远古的祖先，第一位西撒尔伯爵娶波儿亚家族的女儿为妻时就存在了。

他上山经过吉羊多克的葡萄园时，到处弥漫着黑葡萄的香味。他还记得当时他是多么兴奋。前个晚上，那老军曹所讲的，发生在墨索里尼宫内狂欢淫猥的故事，正充满了他整个的脑子。

“淫荡啊！”那老军曹哈哈大笑地说：“整个意大利历史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淫荡的事了。一个晚上，他玩了5个女孩子。我的工作是把女孩子带进去给他。事后每个女孩子都拐着脚走出来，好象不会走路了似的。至于他呢？哈！早上6点钟，依旧生龙活虎地起床，领我们做了2个小时的早操。”老军曹口水流到下巴上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年轻人，如果你们要女人，只要穿上意大利陆军的制服就可以了。因为每个女人都以为这样她也算是在替墨索里尼服务。”

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1个女孩子，从吉羊多克屋后走出来。他曾经见过她，但对她的情欲从未如此狂炽过。她是一个酿酒工人的女儿，高大健美的大哺乳动物。她正从庄园后，小溪旁的冷冻库提了桶酒走出来。看到他时，她停住脚步。

他站住，紧紧地盯着她。阳光般的热情在他体内燃烧，他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汗珠。

她的声音温柔并且充满敬意。“先生，要不要喝杯冰凉的酒？”

他沉默地点点头，然后向她走过去。他提起酒桶，仰脖大口地喝起来，溢出的酒润湿了他的胸襟。他感觉酒精在体

内迅速活跃，胀满了热力。他把酒桶还给她，他们站在那儿彼此注视。

渐渐地，她羞答答的红着脸，垂下眼皮。他看到她的胸部突然硬挺起来，撑着她那薄薄的衣服，她的胸部似乎膨胀着。

他转身向丛林走去，心中想着，他有把握一定能得到她。

“跟我来，”他说。

那女孩驯服的尾随着他。丛林深处，繁盛的树林遮住了天空。她在他身边坐下，静静地让他把她的衣服脱下。

他蹲下身，慢慢地欣赏着她充满弹性的身体，葡萄粒般的乳头，上下起伏的腹部，和那丰满的大腿。他感到欲火在体内燃烧，终于他伏在她的身子上。

对他来说，这是第一次。当她把双腿收紧夹住他时，他高声地呻吟两声，然后他翻下身，喘着气，躺在她身边潮湿的草地上。

她静静的转向他，她的手指及嘴唇在他身上巡游着。起初他推开她，接着他的双手停在她乳房上，他紧紧地压挤着她，使她痛苦地喊叫起来。

他抬起头望着她的脸。她的双眼圆大而晶莹。他再次压挤，她又叫了起来。但是这次她闭上了双眼，眼角挂着泪水，嘴唇微张，她陶醉地呼吸着。

一种他从未感受过的力量充实在他的体内。他残酷地紧握手指。这次她痛苦的喊叫，惊飞了树上的鸟儿。她张开眼，深深地瞪着他，然后很崇敬地把头低向他那再度生气盎

然的身子。

在微暗中，他离去，他感到自己是那么完整又坚强。草地似乎也变成了地毯。当她走到丛林边缘时，她喊住他。

“先生。”

他转过身来。她赤裸裸的身体站立在微暗中，好象刚从大地里冒出来。她那双眼睛象两池清澈的潭水。她骄傲而满足地微笑着，别人看到他的神情会禁不住妒嫉。这不是劳工，也不是通常的工友，这是血液，真正的，未来的西撒尔伯爵的血液。

“谢谢你，”她诚心地说。

他冷冷地点了点头，然后在丛林中消失。她弯下身提起她的衣服。

6个星期后，西撒尔在村内的一所剑术学校初次遇到他。教练们早已不再教导西撒尔了，因为他比他们技高一筹，他只是来练习而已。这时候，大门打开，一个军人走进来。

他走进训练室，四处张望，他那身墨索里尼卫兵的漂亮制服，和这里布满古代气氛的训练室格格不入。他的声音混浊。“你们之中那一位是西撒尔？”

整个训练室安静下来，两个正在训剑的年轻人放下他们的剑，转向这个人，西撒尔从他墙边慢慢地走出来。

他在那个军人的面前站住。“我就是，”他说。

那个军人瞪着他说：“我已经和我的表妹罗莎订了婚。”他严厉地说。

西撒尔看着他，想不起这个名字。“她是谁呢？”他文雅地

问。

“罗莎·吉扬多克，”这个军人愤怒地告诉他这个名字。  
“我从罗马被召回来跟她结婚，因为你把她弄怀孕了。”

西撒尔注视着他，然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松弛了一下，说道：“是这回事吗？”他感到一种骄傲。“我会告诉我伯爵父亲，他会赔偿你一些钱。”

他转过身想走开，那个军人跳到他面前：“钱！？”他喊道。“你以为这是我要的吗？钱？不！”

西撒尔冷静地注视着他。“如果是这样，那我就不用跟我父亲提起了。”

那个军人打了他一巴掌：“我要公道！”

手掌印很明显地呈现在西撒尔白皙的脸上。他毫无畏惧地瞪着那名军人说：“伯爵家族向来是不愿与平民动手打架的。”

那军人严厉地咒骂道：“伯爵家族是胆小鬼、皮条客和妇女们的恶魔。尤其是你，是他们之中最坏的一个！墨索里尼的话是对的，他说意大利的贵族是一群恶毒的颓废分子。他们必须滚开，把权力交还给平民。”

西撒尔的手，闪电般地击出，看起来这军人比他重 20 磅，但这一击却使他倒在地上。西撒尔望着那名军人，整个脸也变了。他的眼神阴沉了下来，以至他的蓝眸子都不见了。他抬头望着教练，这是有始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当面提起他不光彩的事情。

“给他一把剑。”他平静地说：“我要收拾他。”

“不，西撒尔先生，不要。”剑击教练恐惧地说：“伯爵，

你父亲不会允许的。”

西撒尔打断他的话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无可否认地充满了威力。“给他一把剑，我父亲不愿看着我们的名字受到污辱而没有任何报复的行动。”

那名军人站了起来，他冷笑地看着西撒尔，“意大利军队的传统，右手拿剑，左手拿匕首。”

西撒尔点点头。“是这样吗？”

军人脱下他的外套，露出他那强壮的手臂及肩膀。他满怀信心地注视着西撒尔：“去叫你的神父吧！你这小淫贼！”他说：“你死定了！”

西撒尔没有回答他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有一种邪恶的快感。他脱下衣衫，抛在地上：“来吧！”

军人点点头，教练叫他们站好位置，西撒尔雪白的身子与那军人铜褐色的身体，相比之下是显得那么得弱小。

“开始！”

他们的剑在头上交叉了一下，教练把他们分开，军人的剑大力地劈了下来。

西撒尔闪开，剑从他的身边擦过。他大声地嘲笑。那军人边咒骂，边用力地猛刺，西撒尔轻松地躲开他的攻击，同时开始反攻。他快速地舞动着剑，他的剑格住了军人的剑，并顺势一拉，军人的剑就掉在地上了。

西撒尔的剑顶着军人的胸膛：“怎么样！先生。”

那军人咒骂一声，用匕首把西撒尔的剑隔开，他转过身，想拾起地上的剑，但是西撒尔已经绕到他面前。

军人瞪着他大声地咒骂，西撒尔笑着，他感觉到一种未

曾有过的快感，把自己手上的剑也抛了。

在他的剑落地前，那名军人的匕首已向西撒尔的脸砍了过来，西撒尔轻轻地移动，那匕首砍了个空。

西撒尔低头闪过，把匕首拿在手中，那军人也开始闪避，并且浮躁地再度出击，西撒尔轻易地跳开。

西撒尔向前刺出，那军人向后跌退，看到有个破绽，又冲了上来，于是两个人纠缠在一起。军人的双手紧紧地夹住他。看起来，西撒尔处于下风，他们站在那儿，紧抱在一起挣扎了一会儿，慢慢地军人的双手垂了下来。

他的匕首从手中滑落，跪在地上，双手紧紧抓住西撒尔的膝头，西撒尔后退一步。

这时候人们才看到西撒尔手中的匕首。

军人倒在地上，教练慌忙冲上前。“快叫医生。”他高声地喊叫，在那名军人的身边蹲下去。

西撒尔转过身，拾起他的衣衫。“不必麻烦了。”他朝大门走去，平静地说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他把匕首收进外套，毫不犹豫的迈出大门走入黑夜。

往山上古堡延伸的大路转弯处，那个女孩等着他。看到她时他停止脚步，彼此默默地注视着。然后西撒尔离开大路向丛林走去，那女孩柔顺地跟着他。

走到看不到大路的地方时，西撒尔停下来。她的眼睛圆大而明亮，她走向他，他脱下她的衣服，两手把她那赤裸裸的双乳残忍地紧紧握住。

明亮的西西里月亮挂在他们的头上，在黑暗中他坐了起来，寻找他的衣服。

“先生，”她温柔地说。

他没有回答，他的手已找到了裤子，他站了起来，把脚伸入裤筒。

“先生，我是来通知你，我的表哥——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打断她，俯视着她。

她的声音充满了恐惧：“他说他要把你杀死。”

他微微一笑。“我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但是，先生，他随时都会找你，可能在这里。他是一个善妒而又自傲的人。”

“不会了。”西撒尔无动于衷地说：“他已经死了。”

“死了?!”那女孩的声音就象在尖叫，她跌坐在地上：“你杀了他?”

西撒尔扣着上衣的钮扣。“嗯。”他回答了一声。

她向他凶猛地扑了过去，她的双手抓住他。她一边哭一边尖叫地说：“你这魔鬼，你的双手沾满着他的血，还来跟我做爱？你，比野兽还要低贱！我现在要去跟谁结婚啊？你在我肚子里的那个东西该如何处理?!”

突然间他灵光一闪，他捉住她的手，紧紧地勒住。“是你故意弄怀孕的，不然怎么会呢？”他说。

她直视着他，知道他现在已经发觉了。她把头向后仰，向他的脸吐了一口口水。“我现在不要它了！”她喊道：“它将会是个魔鬼，象他父亲一样的坏胚子！”

他用膝盖狠狠地撞击她柔软的腹部，巨痛使她呼吸困难而跌倒，她伏在地上，开始呕吐。

他注视着她，他的手从外衣口袋里摸到那把匕首，他把



它拿出来。

她抬头看着他，双眼充满了恐惧。

他咬了下嘴唇，冷冷地微笑：“如果你不要它，那么，你自己把它割出来吧。”他把匕首抛在她身边的地上。“这会使你自觉圣洁，他的血还沾在上面呢。”

他转过身走开了。

翌晨，人们发现那个女孩已经死了。她双手紧握着匕首倒在那儿，在她双腿之间凝结了一团血，血液已渗透了她身子下的大地。

两天后，西撒尔到英国留学去了。从此他没有再回意大利，一直到5年以后世界大战爆发。

同一期间内，罗莎的父亲，以伯爵赔偿给他的10 000里拉，兴建了一座新的酿酒厂。

计程车在艾摩洛哥前停下，一个高大的门童打开车门。他看到西撒尔，微笑说：“啊，伯爵，晚安。我还以为今晚你不会来呢。”

西撒尔付了车费给司机，走出计程车时，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11点半了。他微微一笑，想到有个女人正在餐厅等着他，使他兴奋，她那温热的身体才是生活的真意。